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心理学方法

〔法〕莫里斯·何世岚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心 理 学 方 法

〔法〕莫里斯·何世岚 著

姜志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方法/(法)何世岚著;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221-5

I. 心… II. ①何… ②姜… III. 心理学研究方法 IV. B 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094 号

我知道什么?

心理学方法

[法] 莫里斯·何世岚 著

姜志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21-5/B·313

1998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4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4 3/8

定价:7.50 元

QUE SAIS-JE?

Maurice Reuchlin

LES MÉTHODES EN PSYCHOLOGIE

9^e é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2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第 9 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观察	10
一 观察工具的使用	11
1. 观察的物理记录仪器 2. 观察资料的分类方法 3. 测验 4. 调查	
二 观察的系统化	19
1. 观察条件的规定 2. 观察范围的系统研究 3. 心理学系统观察的批评	
三 用数量语言表示观察结果	28
1. 科学观察中量化的发展 2. 量化和精确性 3. 数量表达和心理学内容	
第二章 实验	32
一 实验者的任务	35
1. 提出假设 2. 操纵自变量 3. 控制干扰变量	
二 实验的组织或“设计”和假设的检验 ...	45

1. 费舍之前的方法	2. 费舍的原则	3. 两种实验设计
第三章	统计方法、数理方法和信息技术·····	55
一	心理学的测量 ·····	56
	1. 称名量表 2. 顺序量表 3. 区间量表	
二	统计方法 ·····	63
	1. 观察资料的概括性描述 2. 从描述到预测 3. 假设的检验	
三	数理方法 ·····	71
	1. 数学的形式化 2. 数理方法的使用 3. 数学模型的不同用法	
四	信息技术的使用 ·····	76
第四章	比较法 ·····	78
一	比较法的一般特征 ·····	78
	1. 实验法和比较法 2. 变量和分析 3. 比较法和发展	
二	一些说明 ·····	86
	1. 作为方法的发生心理学 2. 作为方法的差别心理学 3. 作为方法的病理心理学	
第五章	临床法 ·····	99

一	临床法的使用和定义·····	100
	韦特默;希利;比纳;格塞尔;皮亚杰;雷伊;雅内;拉加歇;法维—布托尼叶	
二	临床观点的统一性和细微差别·····	108
	个别病例的长期研究;标准化和数量化技术;具体环境;人类个体的统一性;解释和理解;直觉	
三	临床法的技术·····	114
	1. 交谈 2. 观察 3. “心理测量的”测验 4. 投射测验	
	结论·····	120
	参考文献·····	126

引 论

在介绍心理学方法之前,应首先讲一下方法和它的适用对象(或对象的类别,范围)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人们通常把心理学分成各个分支,所以,只要目睹心理学各个分支的名称,就能发现这些名称既表示一个领域,也表示一种方法。

弗雷斯(P. Fraisse)说,所谓的实验心理学是“以它的方法而言的”。但是,有些心理学领域比另一些心理学领域更容易进行实验,“实验心理学”这个称呼也适用于所有的心理学专门领域,包括目前心理学的中心领域:认知心理学。同样,当前的“数学”心理学显然是指一种方法,该方法所适用的领域(该领域基本上与实验心理学最成熟的部分相混淆),以及该方法所获得的结果的类型。研究差别心理学,就是把以差别观点比较个体、观察个体差异中的结构当作方法。但是,男孩与女孩之间、来自不同环境的儿童之间、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之间的差异也能作为对象和认知元素来描述,并使之与某些理论

或实践相结合。儿童的发展(以及广义上的一切发展)既可以是研究的对象,如儿童心理学,也可以是研究的方法,如发生心理学,即“通过儿童的发育模式、儿童的发展来解释心理机能”(皮亚杰,英海尔德,1968)。同样,人们也认为(拉加歇,1949),临床心理学是由临床法规定的,适用于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不管是适应行为还是不适应行为;临床心理学通常专指不适应行为、行为障碍领域的一种心理学,以致关于如何确定临床心理学领域和医学领域之间界限的问题颇有争议。

可以看到,术语的含糊给操作主义的认识论提供了理由。如果我们承认布里奇曼(W. Bridgeman)的观点,“一个概念的真正定义不能用属性,而只能用实际操作来给出”(J. Ullmo, 1958),那么就能理解,一个领域的“内容”只能根据作为方法的一整套有序操作来定义,例如,拉加歇(D. Lagache)写道:“规定临床心理学的东西是临床法,即临床心理学家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的操作的性质”(1949)。

不用对操作主义作进一步讨论,我们就能回想起在操作主义体系中“附加内容”(contenu additionnel)概念应具有的重要性。只需对某些操作进行描述,即能定义我们所理解的东西,比如说“某儿童的智商等于120”。随后,人们单凭智商就能得出:智

商为 120 的儿童平均来说比智商为 90 的儿童在学习中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的论断并不包含在形式的操作性定义中,它不是语言的约定,而是附加在语言约定之上的一种内容。然而,同一种附加内容(此处是预测学习成绩的可能性)也可能隶属于不同的操作性定义。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样的论断等于说,不同的操作可以达到同样的内容,或者不同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同样的领域。

此外,为不同的操作性定义所共有的附加内容的研究并不是盲目进行的。在普通语言或哲学语言中,存在着一些定义不完全的概念(感觉、智力,等等),这些概念至少是近似地确定了研究这些共同内容的方向。在某一时期和在某种文化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诸如儿童在学校的适应、行为障碍的治疗等等,确保了“疏导”(drainage)的相同功能。这些理论或应用研究试图以不同的方法来探讨同样的问题。

如果由此承认一种方法和它的适用范围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互不相关,那么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组织好一个方法论的概述。

首先,我们可以为恰如其分地加以区分的每一种方法,举出一些尽可能是从不同领域选出来的实际例子。这样,我们就能较容易地理解一种方法的本质特征,我们就能说,方法与其被认为是物理上定

义的操作,还不如被认为是操作因子(opérateur)、将知识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的手段,因为转换是通过运用同一种方法论的操作因子来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操作因子保留了相同的逻辑结构,与使用方法的领域,即知识的具体内容无关。

接下来的任务是规定可用于在心理学目前状况下依次探讨各种不同方法的约定。

正是借助于实验,科学心理学、“公众”(publique)心理学的方法才能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即通过实验,任何一个观察者只要知道用于确立事实的技术操作,就能验证事实。众所周知,在最强的意义上,实验的前提是在实验之前作出假设,实验的目的在于验证假设的预测性结论与观察到的事实没有矛盾。在强意义上的实验通常假定实验者有可能干预被观察现象的进程(设置一个或几个“因变”量的观察),变化现象进程的条件(这些变化的编码构成了“自变”量)。

心理学家在进行研究时的技术、社会、伦理学上的条件极不可能使心理学家采用“强”意义上的实验定义。在人类心理学方面,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因此,在提出预先假设和心理学家干预现象进程的可能性方面,应采用弱意义上的实验定义。制定的假

设可以是非常概括的,以致从中可得出大量的不同结论,并通过连词“或者”使之连结在一起。这样,任何一个事实与其中一个可能结论的不相容情况就微乎其微。心理学家不再主动和直接地干预现象的进程,而只局限于比较在研究之前已在自然界各种不同条件下搜集到的观察资料。这种“援引的”差异往往同时与几种条件有关,除非人们始终能知道哪种变化以特殊方式与在现象进程中观察到的变化相联系。

在某种弱意义上,可以说人们是在使用观察,而不是实验。在强意义上,观察条件的规定使观察者变成了实验者。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并可容易地被阐明:在进行观察时没有预先的假设是很少见的,观察者(比如对动物习性感兴趣的人)有时改变某些环境,以说明其观察的意义;相反,所谓的“了解性实验”是指那些不使用假设、但其目的在于提出假设的实验。

当说到数理方法或统计方法时,方法一词的意义则受到较大的限制。

数学的功用主要是提供一种语言,使实验者的假设变得更加精确,因而更具有启发性。数学的精确性不仅仅在于从数学化的假设中预见到的结论有可能采取数字的形式,而且也在干预性结论中的

数字和多样性可以用连词“和”连结在一起。因此，对假设作经验检验的威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种检验针对多种预测的联合结果。

统计首先是一种根据明确的规则来概括全部信息的方法。因此，观察者可以只是为了描述而使用统计。同样，实验者也可以使用统计来概括按照某假设在理论上预测的事实和在经验上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的不一致；统计可以解释能说明有关假设与事实是否一致的标准。统计方法也能用于观察或实验的过程，人们不可能在这些过程中直接检验某些条件，但能整理出条件的变异，以便预测这些变异对现象的整体作用。

可以看到，数理方法或统计方法作为比实验（或它的弱意义形式，观察）更普遍的方法，可应用于特殊的场合。我们也可以举出比较发展的连续形态（发生心理学），比较由正确选出的个体组成的不同群体（差别心理学），或比较不同动物物种（动物心理学）的许多方法。事实上，这些方法只是观察在不同条件下的现象的手段，使用某些有时难以用其他方式使用的“自变量”（年龄、性别、出身，等等）的手段。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这类变量通常归结为在适当条件下进行的系列考察，诸如儿童发展过程中几何视错觉的演变情况，根据测验之间的关系对个体差异

作因素分析,比较不同动物物种和儿童解决拐弯问题而使用的方法,等等。在其他情况下,实验者根据某种假设对比较得出的结果施加能预测其作用的影响(“了解性实验”除外):预计能改变一般发展进程的特殊学习,对预计能改变个体之间原有差异结构的学习所做的系列因素分析,为比较不同动物物种而使用的难度递增的测试材料,等等。因此,发生心理学、差别心理学、动物心理学以及里博(T. Ribot)的病理心理学可看成是心理学的各种方法,并在下述场合被归入实验法:当实验者(只能是观察者)必须改变所研究的现象的某些条件的时候。

可以看到,其中的发生法和差别法也能作为普通心理学使用的方法,尽管普通心理学在研究行为时不用考虑个体的年龄和所属的群体:与年龄同步的行为发展、不同群体的平均差异或同一群体内个体差异之间的联系也是研究个体行为的一般过程的构造或结构的手段。但无论如何,儿童的发展或个体之间的差异构成了专门的领域。比如,认知过程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也不尽相同。对某个年龄或某类被试的专门研究导致了发生法或差别法的确立,然后这些方法再被应用于普通心理学。

然而,要在临床心理学和上述一组方法之间建

立如此紧密的关系则可能是困难的。临床心理学与其说是一种方法,还不如说是一种方法论观点,拉加歇(1949)对这种观点作了说明:“从自身的角度来考察行为,尽可能准确地揭示一个具体而完整的人在与环境打交道时的行为和反应方式,力求找出行为的意义、结构和起因,发现引起行为的冲突和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这种临床观点在原则上导致对个别病例的深入研究,每一个病例都代表了“处于环境中”的一个完整的人,人应当被理解,而不应当被解释。临床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实验者的观点相去甚远。临床医生使用的假设往往是非常笼统的。关于个体的整体行为,临床医生的假设可包容各种各样的特殊行为,而心理学只能作出相当精确的假设。实验者和临床医生所做的观察的客观性也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临床心理学仅关注个体的行为,把个体看成是处于环境中的具体人,环境对于个体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既不能被标准化,也不可能再次出现,对于这样的心理学来说,基于独立观察者之间一致性的客观性检验是不恰当的。临床心理学公开宣布是“第二人称”的心理学,因为临床心理学用“你”来称呼被试,在这种意义上,临床心理学家关注的是两人间的关系,而不是客观事实。

看来,实验法和临床法适用于不同层次的行为。